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6)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7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 VI)

西里喜行*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 VI)

Kikō NISHIZATO

Summar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became sharper after the 18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80's, the Sino-French War broke ou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China los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Chinese newspaper commented upon the Vietnam problem, and th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o be seen in the newspapers almost every day. particularly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the Shenbao (申報) in Shanghai and the Shubao (述報) in Guangzhou inspired the Chinese with patriotism.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newspap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 problem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社会科教育教室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Ⅵ）

西里喜行

目次

〈解題〉 祇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述報」の主要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第五三集）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第五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第五六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第六二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Ⅳ（以上、第六三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Ⅴ（以上、第六四集）

三 「申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述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Ⅴ

（一八八三・九・四、光緒九・八・初四）

○越南近耗

七月二十六日海防遞到西字信息云、昨有法兵一隊、由越南順化冒旌海防。據稱、越王親現與法人議和矣。蓋因法國水師提督科烈、督帶軍兵、往攻順化、先致書越廷、為戰為和請決以一言。詎歷數日、尙不裁答。提督遂調遣戰船、將河濱砲臺、攻擊越南守臺兵弁、亦還炮相拒。法國巴日炮船被擊中四次、均幸未受傷。祇斃兵役一人。查越人燃炮悉向提督座駕船轟擊、而炮小力弱、故難傷法船。相持三晝夜、提督科烈乃調兵八百、奮勇登岸、由陸路以攻砲臺之後。越兵因腹背受敵、死傷甚衆、勢遂不支、棄臺而遁。法兵即據而有之。此役查法兵受傷者祇一人、並無殞命者。越王

聞砲臺已失、驚惶無措、急遣使詣法軍、暫停戰仗以便議和。法提督即商諸夏文公使、請其晉城面見越王、議立和約。其畧謂、第一款、越廷須將附近西貢之邊丹省、割與法國、俾由所設口岸之北、以通至廣安、所有沿途段悉歸法人管轄。第二款、越南王嗣後須認法國為保護之主、由法國簡派公使、駐劄順化、俾得有事商辦、公使隨時謁見越王、不得託故相拒焉。第三款、越王須將駐東京之兵、盡行撤去、各處越人亦不得擅携軍器、往助黑旗。惟越南官弁則許照常供職。第四款、越王須建築一路、由順化以達於河內、俾使法軍來往。其築路經費則由越土支發。第五款、法廷此後可以隨時設官、分駐東京、每省以管理民事、籌辦軍務。越廷所設官弁、均須受法官約束。第六款、順化都城及東京各處砲臺、此後悉歸法兵駐守。第七款、法廷將來在越南、設立稅廠、所有規條、悉照中國辦理、廠內員役、盡用法人、收得稅項亦由法人收掌、而司其出納、越廷不得過而問焉。第八款、各處礦務任由法人開掘、越南及別國不得妄思染指致爭競焉。第九款、越廷須於巴爹魯地角、建一燈塔、以便船艘來往。此從西報譯出、乃法越近日和議之大畧也。倘果照此施行、豈獨越南難以為國乎。即中國亦殊有不利矣。說者謂、法人此議自以為如願已償心滿意足矣。然黑旗據守三官等處、兵力尚雄、足與法人相抗。中朝倘慮念邊陲、欲弭後患、調軍兵備器械、往助黑旗、使激勵衆志、戮力同仇、法人豈得藉口於和約、在先安坐、以享其利哉。此知法雖脅越與議和、而中國必起而相爭也。法人自今其將吁食哉。

（一八八三・九・五、光緒九・八・初五）

◎論中朝欲救越南宜亟發兵

天下事及時則易圖功、後時則難免禍。無大無小無輕無權、其致一也。故太上能先時、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則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時。若遲疑不決、致先時宜尚不知發奮、則柔懦之禍、更甚於鹵莽矣。越

南為中國藩服、腹心之寄、唇齒之依、由來已久。法人蓄謀兼併、早露端倪。祇以中原多故、未及代為禦侮。有識之士、已歎事機坐失。然尚望西鄰若有違言、則中朝必將力爭也。乃自去年法人啟算、攻奪東京、越南君臣引領北望、深冀王師迅發、保郵弱邦、而日月云徂會無動靜。惟聞、彼此會議、惟以和之一字欲欺於必不可欺之時、夫法人志存欺視、形著強橫、本屬薄海血氣之倫所同憤、而乃藉口於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至舉藩國棄諸城外、此豈善於謀國者哉。法人深悉中朝事、故決計用兵、以肆鯨吞而逞蠶食。初以黑旗為可去、全力注之、及屢遭敗勦、乃幡然變計、改攻順化、以為既服越王、則黑旗勢孤、可以為。所欲為而又恐中朝與爭也。先為恫喝謂、此事本與中國不相關涉、中國若敢與聞、必先移師、以取粵東。在法人豈不知粵東為通商口岸、苟啟兵端、商務必壞、歐洲各國、將必起而共議之、且粵東人民素急公憤、樂於戰鬥、法兵一到、必有義民同仇敵愾、不俟官吏勸諭者。而乃出此大言、法人之意、毋乃欲挾制大吏、使不敢言戰耳。然則法人之計、雖狡而其心則已怯、其氣則已餒矣。語曰、見鬼顧犬未為遲也、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誠能乘今之時、馳奏朝廷、爰整師旅、迅赴越南、責越王以立約之罪、詰法人以贖武之故、勸兵勦和、務使法兵退守西貢、各安貿易共樂太平。倘仍恃強弗恤、則馳檄天下、約期開仗、法人此舉、非以義、動祇欲得越之土地、擅越之礦利、不過二三大臣為商人所惑、致興大衆。法國之人多有以為不順者。中朝倘為表白其事、則是非曲直、諸國必能辨之、而不直法之所為、則我中國理直氣壯、又何患法之船堅炮利、兵精餉足哉。此時越王初被迫脅、法人善後事宜、尚多未定、越民心殊憤激、勢將揭竿而起、以與法人為難。若得王師電馳馳、迅臨越境、其民有不踴躍歡呼、奉壺漿以迎於道者哉。况有黑旗以牽制法軍、使其腹背受敵。時乎時乎固不待、勝負已分而後、知法人不足欺也。非然者徒知隱忍以為國如奕棋、然不能佔先下著、竊恐思以愈釀而愈大、寇以愈縱而愈強、噬臍之悔、必將不遠買生而在即為痛哭流涕究何裨哉。

○越使憂卒

天津信息云、越南王遣中國求援之使臣、久羈中土、以俟後命、而中朝曾無爲出師意、因憂憤成病、其正使已於七月十八日齋恨以歿矣。或云、越使屢欲謁見李伯相、冀作秦庭之哭、而伯相自滬返津、即札知越使、凡有事稟報、不必而晤、可赴關道署中、詳訴一切、俾由關道轉達、越使以爲拒人太甚、心殊快快、由恙成病、未及旬日、即爾溘逝。關道得聞噩耗、防吏馳往、如殮殮殮。副使觀此情形、不勝悲痛。並聞順化被攻、國之存亡未卜、遂欲以身殉焉。數日尚不肯進飲食云。哀哉。

○海防近耗

梳路地火船抵港、適到七月二十九日海防西字信息云、聞有華人一萬五千、將赴越南以助戰務。法人得此消息、急遣水師一隊、乘江南及卑理根炮船、由海防啟程、馳赴海東以守炮臺、而防不測。蓋因法國有傳教牧師、在附近海東地方設教堂、傳福音、向安無異。近忽被人戕斃二名、故傳教者聞而驚心、逃回海防、以報此信也。又法人昨經捕有海盜三十名、交官訊究、以三人罪大惡極、立命處決、而將首級懸示、以昭炯戒焉。海防現時並無船艘來往、祇南灣及梳路地兩火船、爲法人僱用、以傳遞各處戰船消息。河內城中則甚爲安靖、駐防南定之法兵、曾與越人開仗、惟甫交綏越人即退、故勝負未大分也。法國總督夏文、昨乘加理邊炮船、前赴海東各處、將新立之和約、頒示遠邇、俾衆週知、並帶有稅關小輪船一艘關吏兩名、往海東以便設立稅廠、權收貨物、附近海登各越官、自新定和約後、即常供職矣。

○越法和約續聞

本國與越南新立之和約、昨經譯錄。茲又接到海防來信、所述和約條款、有與前報稍異者。再爲譯錄、俾供衆覽。其畧云、越南自與法國議和後、舉國政事、皆須聽法人主持、俾資保護、而割其邊丹省、與法人管轄。其鎮安及榮堅拿諸埠、皆由法兵駐守。又於東京各省扼要之處、設立法官、

帶兵守衛、而將堤岸及新地兩處、開作口岸、俾歐洲各國得以通商、同沾利益。所有越國稅關事務、皆歸法人司理。此後法國公使隨時而見越王、商辦時事、且可隨時在於扼要地方建設砲臺、越王不得託故稍阻。至於黑旗作梗、乃通商之大患、法國當用全力搏之、固不需越兵協助、亦不取給越幣以濟軍餉云。按、法人此約、目以爲一乘大公矣。豈知舉越國之土地政令、而界諸法人、越王僅亦守府耳。果足以服人心否乎。

（一八八三·九·六、光緒九·八·初六）

◎論法越議和

法人既攻順化、脅越王以與之和、所立條約、在法人以爲心滿意足、今而後如願以償莫予毒矣。然詳觀約內諸款、謂之迫立降表、則可謂之妥立和約則不可、此約雖立而可廢也。蓋準諸萬國公例、亦固無此和約也。西國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辦理各國交涉之事。惟期順天道、洽人心而必不肯爲一己之私以貽他人之害。故其言曰粵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應享之權利、應行之責守。二者相輔而不能相離。是以各國之制法、義與不義、祇以人性爲準繩、人能明於斯道、則高下不相越、強弱不相侵、若悖義而行、卽爲取禍之道。是各國事勢雖有古今之殊、遠近之別、親疎之分、而所以交際者、均有不可奪之權利、不可預之理義也。今法人既攻奪越南東京、志不得逞、又復用兵於西京、恃其兵強炮利、荼毒越之生靈、傾覆越之宗社、已屬師非以義起矣。乃其新約一則曰越南當認法國爲保護。再則曰越南當聽法人以居住。甚至官員赴任亦須經法人查驗關稅稅務、悉須歸法人管理。所派公使隨時可與越王面議政事。是不啻舉越南全國而界法人也。是不啻法廷遙執其權、而立之監以監其國也。越王一舉一動、法國公使皆得偵察而禁制之。越國一民一物、法國公使皆得據有而約束之。由是廢置惟命、死生惟命、越南之名雖存、而其實不已如紀侯之大、去□子之無歸哉。謂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僅亦守府、更無此陵替也。然則越

南之事、固已去矣。中國坐觀成敗、雖善自爲謀、然滋他族實逼處此、他日引領南望、有不歎聚六州之鐵、而鑄成此大錯哉。嶺南下士感懷時局、仍不得不於絕望之餘而作一復望之想矣。方今中外通商、各有使臣通問修好、則萬國公例、皆所同遵。中國此時宜將此約、徧示各國、逐條詰駁、請爲秉公理處、想各國以維持商務爲要、必不偏袒法人致中國情不能堪激而成閉關絕使之舉。是則法人不義、衆所共忿、將有起而譏乎其後者、中國乘機與之約、縱締交以防意外之變、然後陳兵境上、與法人決戰、法軍雖強、未必能操勝算也。夫師直爲壯、我以義動、自能勇氣百倍、強弱之形、原無一定、今日之役、正不得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不察有罪也。然兩國開仗、祇屬未然之事、竊窺法人隱情、中國自可以不戰服之也。何也、新約之無理、固可以理勝之也。新約之不義、又可以義勝之也。法人此約自求稱心、已不足服天下人之心矣。中國苟不欲置越南於度外、惟須簡派大臣、偕同熟諳洋務者、出而與之力爲辨論、堅持其議、不爲之屈、自可以折服法人、使關其口而奪之氣矣。吾故曰、此約雖立而可廢也。

○淮兵又到

初四日、招商局懷遠及拱北兩輪船、由上海到港。據傳、懷遠輪船、載有兵九百名、拱北輪船、載有兵八百名、皆淮軍奉檄來粵駐防者也。二船在港未幾即動輪、晉省以便分撥在白兔岡各炮臺、防備不測矣。計四日間、由上海載到之兵、已共有三千名云。

○粵邊積聞

本報前錄粵督張制憲擬募兵、駐守白兔岡、以固海防、而備寇患。蓋因法人謀奪越南、將爲中國之不利、朝廷南顧增憂。故諭張制憲、察度形勢、籌辦邊防也。茲聞、制憲已發有札諭、派委委員、在於兩粵招募矣。計兩粵險要之區、在在悉需防守、非得十餘萬人、不足以壯聲威、而資得力。故擬由粵東募八萬人、而在粵西募四萬人。又聞、雲貴總督岑官保、亦奉有密諭、募兵六萬、以期計日成軍、勤加訓練、俾成勁旅焉。觀各省邇來

舉動、並非置越南於度外也。蓋謀定然後戰耳。

○法人氣沮

現道路傳說、法人之在中國及越南者、見滇粵各省、皆紛紛籌辦邊防、募兵措餉、日無暇曷料、中國必將與法決裂、而以興戎相見。特具文書馳奏法廷、請將駐中公使撤回、以示絕交之意、而免不測之虞。此言若確、法人雖個強性成、此時不已氣沮哉。

○法越交兵瑣錄

昨錄法兵攻入順化都城、遙見越王挈眷奔竄、方追逐間、突有一軍從城中殺出、法兵急退。又有一軍從城外殺入、法兵腹背受敵、狼狽逃回云云。茲有友人傳說、此役法兵既入順化城、其前隊乃越人之崇信天主教及所募客籍兵也。見越王奔竄、沿途遺棄金銀珠寶、悉墜落於溝渠中、遂競向前爭相摸索、忽聞炮聲響振、不勝驚愕、而城中兵已殺出、措手不及、前隊盡焉。法兵見勢瀕危、奮勇潰圍、而出及至城外。又被一軍截住大殺一陣、據傳、城內之軍則建黑旗、城外之軍則建藍旗。所聞如是。姑錄之、以符日報體裁。

（一八八三·九·七、光緒九·八·初七）

●西報論中法交涉事

本港西字報謂、越王自與法人議立新約迄今數日、法軍按兵不舉、並無動靜、而中國亦未聞起而與之力爭、咸以爲中國置越南於度外矣。惟自有識者觀之、則謂中法不久定將決裂、必不能捐怨釋嫌、而長以玉帛相見也。蓋中國邇來加意整頓邊防、認真辦理軍務、陸續運軍兵、載器械到粵、沿海砲臺皆撥兵駐守、以防意外。各處造局、不分晝夜、鑄造炮火、復在歐洲紛紛購辦各軍裝、苟非有意與法人爲難、何以若是之迫不及待也。

○美國郵音

西歷七月二十五日紐約新報云、法人之謀取越南、初以爲得計、迄今思之、

殊爲寒心也。前任法國駐中公使寶理會言、中國邇來軍兵操演得法、有兵皆精、無旅不動、大非昔日之可比、且所用之鎗炮、盡屬上等軍器、法若與相構釁、恐難得逞也。蓋寶公使在中國時、留心探察時事、故知其實、而法廷則殊憐然尚以昔日之中國相視而生其欺視之心、萌其覬覦之念。當初議用兵於越南、以爲遣兵不必多費、餉不必鉅、即可集事、經議院籌辦百萬銀圓、遂謂綽有餘裕。至今始悟寶公使之言爲不誣、能勿自悔爾莽哉。紐約新報所述如是。蓋亦深悉事勢者也。亟譯錄之以告當道諸公焉。

（一八八三·九·八、光緒九·八·初八）

○電音彙錄

初五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王子威路士以英國儲君恪慎供職、克著勳勞、英后因其衆望所歸、與評允洽、特爲賞佩寶星、以示有功必錄焉。電音又言、法廷接有越南遞到文書、驚悉中國有兵一萬五千馳赴越南、將助以拒法軍、心殊厭慮、特着軍政大臣、選調大軍、尅期就道、迅往東京與資策應焉。按法人心馳越南土地、而又深慮中國起與力爭、故恒偵探中國消息、稍有所聞、則心恒惕惕、不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語云、食則生怖。其是之謂歟。七月二十六日加刺巴電音言、渣華島有火山吐燄、是晚晏嘉地方聞有響聲、儼若雷鳴、徹宵不輟、海水因以漲溢、頃刻之間、陡高數尺洶洶異常、所有小艇盡被撞翻。又復連遭地震六次、勢極猛烈、幾如天翻地覆、海倒山頽。翌早海水奔騰、陸路頓成、澤國民人多被溺斃、莫悉其數。二十七日下午六點鐘、又來電音言、渣華島之火山、共計有十六處吐燄、粉壇地方盡遭淹沒、鷄犬無聲、屋宇毀塌、糧食驟形踊貴、民人不能得資糊口、多有餓斃者。二十八日電音言、嘉拿刺處人民、慘罹此厄、不保性命者、有七百零四人、忌刺處則死有三百人、而華人居多思冷處則死有四十人、誠意外之慘災也。

○越南近聞

初五晚、南灣火船、由海防到港。携到信息云、現時海防一處、甚屬荒涼。蓋法兵盡調往海東及各處駐紮、而炮船亦同往以壯聲勢、而資救應也。初三日、海防之人紛紛傳有中國軍兵甚衆、由廣東行抵越南。後查其實並無確據。惟法國官員稱說、前日探聞、由廣西運到越南軍火、爲數甚多、皆取道於蘭山、以至北寧、是必中國暗助黑旗以與法軍爲難也。然法人究不欲傳遞消息於外。故又有人稱說、法國官弁、現擬嗣後不准各處新報館採訪人到海防、以免多魚之洩漏焉。審是法人之陰謀秘計、殆慮人得窺其隱而贖其後也。豈尙得謂出以大公、持以至誠者歟。又據七月二十九日海防西人來信云、現法國水師提督科烈、已調戰船、將東京口岸、嚴密防守。是晚八點鐘出示封江、不准船艘來往、法兵之駐海東者、發有文書到海防告急、請多發軍兵、速往救護。惟海防亦須軍兵駐防、勢難盡遣、以到願此失彼。然情難坐視、多方籌策、乃撥兵四十名、聊往助守。法公使夏文、昨經乘砲船、前往河內。據傳、夏文此行蓋欲招募越人以成一隊、往敵黑旗。因法軍屢爲黑旗所敗、心胆俱落、輒聞黑旗之名、即驚惶無措、難以出戰、雖有大砲船、亦無能爲力、故擬募越軍以作前鋒也。現又聞、海東各村落、多被黃旗燒毀、年老男婦、或不能奔逃、悉被戕殺、海中盜賊近更猖獗、多冒稱黃旗之黨、以視黑旗更爲兇狠。法人由是又多一勁敵焉。

○法軍敗耗

昨有從海防回者報稱、黑旗開法人進攻順化、不勝忿怒、邀合黃旗、馳往急難、與法軍鏖戰於順化、莫不勇氣百倍、再接再厲、法軍雖有鎗炮、無奈衆心不齊靡肯死戰、遂爲黑旗所敗、勢同川潰、形若土崩。其前鋒不及遠遁悉被黑旗所殲、後隊走脫、未及數里。又被黃旗截住痛殺、一陣法軍潰圍而出、受創實甚。此七月二十四日事也。據傳、法軍此役殞疆場者、蓋江東子弟之數、現法人以黑黃二旗銳不可當、擬募越人爲軍、選作前鋒、俾禦頭陣而以法兵繼後、越人若勝則法兵進前、越人若敗則法兵退、後務期計出萬全、克振軍威。然道路紛傳、人言藉感謂、法人在於越南東西二

京附近各村落、按戶抽丁、以充軍籍、其託故匿避、則加之以罪。惟越人孱怯、不習戰鬥、每爲黑旗所敗、法人羞忿交乘、又恐敗兵宣洩接仗情形於外、每於戰敗收隊時、悉將越兵擊殺、無一使存焉。此屬傳說之詞、或有不實不盡之處。然以法人於軍務諱莫如深嚴禁外人傳報、則人之多言非盡無因也。又法越所立之新約、人亦傳是法人以威迫脅越南某總督與立者、其稿本法人議定、祇着某總督畫押、俾呈越王、及馳報法廷耳。據此則新約雖立、仍未足以昭信守也。此皆海防回者所言、事之確否、容俟後聞詳報、姑照錄之、以符日報體裁。

〔一八八三・九・一〇、光緒九・八・初一〇〕

◎中國不必畏法人辨

中法於越南一役、成感事成決裂、將相見於興戎、因之議論紛如、有以爲中國今非可戰之時、不宜與法人啟釁、有以爲法人雖當強盛之日、究非中國所敵、又有以爲中法相爭、勢鈞力敵、正不知鹿死誰手、祇惜兩國塗炭生靈、暴骨以逞、有類於鴟蚌相持、俾漁人坐享其利耳。然以今日事勢衡之、則中國此時正有不得不力求一戰者也。蓋強鄰逼處、日思蕩播我邊疆、翦滅我藩籬、若仍託言大度包荒、則其爲禍伊於胡底、正所謂一日縱敵、數世患之、謀及子孫、固當主戰也。乃閱本港西字報刊有西人一番、所言中法之事、似乎量時觀勢、論甚持平、而不知徒狃於昔日中國之往事、而未稔今日中國之近情也、徒知法人之能橫行於海內、而未計法人之斷難逞志於中土也。請將其言詳爲辨焉。其言曰、中法失睦、現已露有端倪。惟未知兩國將來何國首發難端、且如何開仗。夫中國於越南、久不欲干涉其事、當法人攻奪東京、會無一言詰問。豈至今日而藉口於保小寡、扶危弱、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乎。是不啻師出無名也。果以此與法人開仗、竊恐中國土地將先爲法人所攻也。蓋中國不能前往法國以攻其都城、法國則能到中國以侵其京師。故中國不先將其事、佈告於天下、竟冒昧發兵、馳赴東

京。吾知法人將以拒黑旗者拒之矣。是中國雖欲驅法人盡出越境以恢復東京、正如緣木求魚、必不可得也。夫法人據守東京、業已諸事有備、中國必將徒勞無功、即使一時可以取勝、而法人仍將悉索敵賦以與從事、則兵連禍結、將不忍言。况難必勝乎。總而言之、中國勝則無所獲、敗則有所失。想中國必能見及、斷不肯爾莽也。至於雲南兩粵、邇來遣軍兵備火器、似於急不能待。然祇自固其圍耳、固無關緊要也。蓋法人於東京、已立於不敗之地、且惟在通商亦斷不因後來有機可乘、謀及中國邊省、則中國何故而興此無名之師乎。西人之言所齊如此。不知法人乘越之喪以攻其都城是不仁也。脅越之臣、以與立新約、是不義也。藉口和議、謂越南非中國藩服、肆其欺陵、是無禮也。中國自保其藩服、自守其土地、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因時舉事、以洩公忿、又何冒昧爾莽之有乎。方今勳臣宿將坐鎮、各省精兵練勇、雲集京師、法安能長驅直進、以擾邦畿歟。此知西人所言、猶屬一偏之見也。

○電音

初六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英人因越南之事、中法將有決裂之勢、深恐兵連禍結、以致商務有礙、遂議論紛紛如、各執一說。然未聞一人爲宜出力相與調停、俾二國言歸于好也。初七日電音言、倫敦各日報、咸以中法果構成兵釁、斷非歐洲之福、務欲英國出爲調停、以免兩國致失和好、且謂英廷不宜遲疑弗決、致生後悔焉。蓋中國駐劄英法欽使會襲侯、現經回法都巴黎士、與法廷商議越南之事、則英國欲爲調停此其時矣。觀此則倫敦之人、亦不欲中法事出於戰也。

○法人恃強

法人於越南軍務、恒恐外人知其消息、邇來火船之到海防、法國稅關人員、必將信箱敬視、徧拆各函、查閱其有無言及法越之事。因此、人言藉藉、咸不愜於厥心。蓋萬國公法、兩國交兵、固不能於局外人任意欺蔑也。

○越南近聞

七月二十六日西貢法字新聞紙云、法人擬於是月十五之前、再整戎行往攻北寧及新地。蓋以兩處爲黑旗所駐紮也。現時河水已退、暑氣亦銷、法之軍兵、似可出戰。故又欲與黑旗決勝負也。惟據法國將軍波滑稱說、則須俟法國救兵至、然後往攻黑旗、且須改從水道進軍。若仍在陸路鏖戰、終慮爲黑人所算也。觀波將軍此言、是已氣餒於黑旗矣。知彼知己、能勿更爲持重乎。

○西人觀戰

聞有西人偕其友、於前月行抵越之東京、進謁法國統兵大員、欲隨同軍士親臨戰場、以作壁上觀、俾得知其實在情形、以擴眼界、而資談柄。法人深慮勝負所分、關係甚重、不欲宣洩於外、特峻拒焉。因不許隨軍觀陣、亦不許在營淹迹。西人與友心竊鄙之、以爲西國公例、兩軍開仗、原不禁局外人往觀也。今既絕人太甚、是必令出、惟行難以口舌與爭、乃相視而笑、拂袖而行。然終以乘興而來、不可掃興而返、復往見黑旗、告之以意、黑旗謂某等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既無欺詐之心、亦無諱飾之事、請縱觀焉、不汝禁也。西人因住在黑旗營中、留心觀察、見其佈置、莫不井井有條、且紀律嚴明、大衆一心、連日出戰、絕無張皇之態。洎與法軍肉薄血戰、則人人有死敵之心、法兵與遇動輒披靡、及收隊回、則各執械報功、分別犒賞。計黑旗營中糧食充足、軍械備具、眞覺士飽馬騰、能戰能守也。西人後聞法官禁止船親往來、不便久住、乃向黑旗告辭、劉提督因各贈劍一持、聊以誌別。且囑其無忘爾日之戰焉。現此西人業已回港、舉以告人。又傳順化之戰、法有元戎亦殞命於疆場、而以馬革裹屍焉。所聞如是。確否則難以臆斷也。

(一八八三·九·一四、光緒九·八·一四)

◎中國以守爲戰說

中國向惟閉關自守、歷代帝王均以遠畧爲戒。其時西人未至而財用充足、

並無所求於域外也。自唐代權收番船貨稅、始藉以充官庭之用。然爾時即有金幣洩漏之虞、至明羅臣利西洋珍寶、奏昇液鏡一隅、以便互市而潰患。迄今不可收拾。履霜堅冰、不謹其漸。論者惜之、可知中國原無求於西洋、而西洋必有求於中國也。越南一役、法人自恃其強、恣肆陵侮。誰是誰非、孰曲孰直、天下明理之人諒必能辨之。乃西人之持論者、輒謂中國若與法構兵、從未見中國得利。蓋中國不能越重洋以攻法都、而法國可以駛兵船以攻中京也。不知中國出師以爭於洋海、則力誠不足、歛兵以自守其土地、

則力覺有餘、以戰爲守即以守、爲戰、想主客異形、勞逸異勢。法人雖船堅炮利、兵精糧足、終難以得志也。夫所謂中國無可戰之具、非可戰之時、不過狃於前事以爲今昔同致耳。然亦思邈來天下人心、言及西人欺侮、即切齒裂眦、幾欲不共戴一天同履此土、祇以朝廷念切懷柔、心存輯睦。故仰體君父之意、不敢猝發難端耳。而國家亦復安不忘危、訓戎籌兵、備購船舶置鎗炮、罔惜重資、維日不足、則豈肯須臾忘前日之恥、貽後日之禍者哉。夫軍火之利、中國雖若遠遜泰西、然人心之可用、泰西似又不如中國也。試觀、黑旗之在越南、初不過通寇冀少貸一死耳。自越廷撫而育之、收而用之、即矢忠義用報主、知其志可買金石、其心可告神明。觀其前後兩檄文、義正詞嚴、一片血誠、儼有百折不回之概、令人讀之、不禁慷慨感奮、唾靈爲之擊碎、寶劍爲之斫斷。由是出奇制勝、屢敗法軍、保障山河、有如長城之屹峙、則知天下之大未嘗無人、倘勢難隱忍、一夫倡義、萬衆同聲、則其爲法人之敵、豈獨一黑旗而已哉。吾知法人今攻順化、迫立新約、雖自以爲得計、倘復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再欲乘勢移師北上、以侵犯中國京畿、竊恐各省義民志切勤王、情殷敵愾、糾合子弟、羣起而與法人爲難、以法區區之兵即欲揚帆退出洋海、尙不可得。況於攻城畧地乎。且各口岸雖有西國砲船、藉資保護、法若不勝、求庇於各國、以華人積怨日久、安料不遷怒及於各國、遇有西人即殺之、見有洋行即焚之乎。是法人一爲戎首、而池魚之殃、將有不堪設想也。故以爲中國不能

越重洋以攻法都、而法國可駛兵船以攻中京、遂謂中國無奈法何可以爲、所欲爲而不可有所顧忌者、實非揆理準情之言、審勢量力之策也。中國苟固自守、即閉關絕使、不通貿易、究無所害、西國則以通商爲國本、商務一壞、國勢即因而替焉。向之所以得志於中國者、因中國並不諳悉外情、措置多乘戰守無備耳。今則時易勢殊、難以既論矣。擇地而守、何守不固、用民以戰、何戰不利、請以此言質諸識時務之俊傑。

○電音

十一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旨、法國理布列當冷加士新聞館、因越南之事、特抒所見、發爲議論、刊諸報中謂、法國此時既動大衆、費鉅餉以圖越南、其勢斷難中止、當力持其說、勿爲浮言所動、務使越南認法爲保護主、而勿有貳心、庶幾利權得而獨操、即中國謂越南是其藩籬、出而力爭、祇可聽其僥得虛名、不可令其並沾實利也。至於分畫越南土境、俾各守其地一說、更不可從。蓋天與不取、是謂逆天日後必受其咎。謀國者當力闢其說、使中國無從置喙焉。法國新報所論如是。彼蓋尚未悉法兵屢敗於黑旗、而見近立之新約、真以爲越南已在其掌握中也。豈知即舉越南而與法人、政教既殊、風俗又異、徒恃兵力以相迫脅、而黑旗一日尚在則法軍一日難守哉。電音又言、法廷現以越南之事、特派大臣弼達那、前來中國、充作全權公使焉。按、法廷前因實理公使、與總理衙門議辦越南之事、以爲殊有不合、特撤其任、而派嘉禮高公使來華、授以機宜、俾與李伯相安商。今復着弼達那大臣、來充公使。豈又以嘉禮爲不足以了乃公事耶。法廷之舉動如此、誠有難測矣。

（一八八三・九・一七、光緒九・八・一七）

○法軍敗績彙記

蘇芝輪船、昨由西貢抵港、得悉七月二十九日法人由河內進攻黑旗、鏖戰兩晝夜、法軍爲黑旗所敗、曾經錄於行情紙中、俾衆得以先觀爲快。茲據

友人所述、更爲詳晰亟帶錄之、以供衆覽。其言曰、法人因屢敗於黑旗、不勝其忿、七月二十七日特懸重賞、謂能馳入黑旗陣中、斬將奪□者、則犒以洋銀二百圓、黃旗黨中有十二人應聲、願往於是、法人遂派軍兵、備足砲火、用船由河內駛進新地北寧交界之處、探聞黑旗出隊拒敵、法人乃命黃旗爲前隊、輔以西貢所募之越兵、而法兵則作後勁焉。陸續登岸、鼓角齊鳴、進□而進及抵白蘭地方、見有黑旗營壘、黃旗奮勇殺入、銳氣甚盛、黑旗遂謂之曰、均屬堂堂中國之人、共戴皇天、並履后土、胡助非類、自戕同儕、讎時務者、切勿冒昧。黃旗志在得賞、置若罔聞。其十二人徑趨軍纜之下、黑旗詰以何故、十二人答曰、欲得此纜耳。語猶未畢、已被黑旗殺死、八人餘欲逃走、亦被圍住、祇得長跪告以法人懸賞、黑旗笑曰、諒輩毫無氣節、祇貪錢耳、不足以污我刃、姑與爾旗俾歸受賞、惟爾後勿爲法虜替死可也、藉爾傳知法虜果不畏死請詰朝肉薄相見、四人唯唯昇旗回船、及二十九日、法人又調兵三隊黃旗居前、西貢兵居中、法兵居後、進攻黑□所屯之左風地方、望見黑旗、即齊施鎗炮、黑旗據守險要、並不進戰、法兵力攻不入、祇得收隊而同。翌日又復進攻、突被黑旗殺出、一以當百、喊聲震天、風雲變色、黃旗□□□□拋擲鎗械、望風先潰、法兵方欲進戰、忽聞背後鎗聲轟發、又有黑旗衝出耀武揚威、聲聲殺卻法虜、勿使走脫、法兵腹背受敵、俾陣勢大亂、遂爲黑旗所覆、互相踐踏、及得回船、查點軍士、已亡二百餘人矣。其受傷者又計有一百五十九人。是時河水涸淺、法船不能退出、又被黑旗乘夜攻擊、死去法兵六十八人。初二日、法人之在河內者、得聞敗耗、急撥軍兵、馳往接應、復與黑旗鏖戰、法陣如雷轟、彈如雨落響欲滅黑旗、詎黑旗敵陣整列、屹立不動、各持干盾、伏於地中、俟法兵鎗聲甫歇、即棄盾殺上手持藥包、向法軍齊擲、人即繼進、拔刀亂斫、法兵目爲烟迷、不能接戰、多被斫倒、於是爭先奔潰、及至河濱回顧、黑旗不復追逐、衆心始安。不料、威聲又起、河水陡漲、勢如江翻隄潰、滔滔莫遏。法兵盡被沖陷、黑旗乘勢殺至逢兵便斫、

無得倖免者。惟兵總一人、偕守備某及一從人、爲水冲入河中得泅回船。

此役也、由河內撥往之援兵、全軍盡沒、黃旗則共死一百七十八人、西貢兵則共死一百四十五人。蓋黑旗不甚向之追殺、惟專尋法兵殲之。故甫交綏、即用奇兵繞出陣後、使法兵不能抵禦、頓遭敗衄、黑旗洵知兵哉。據傳、黑旗每與法戰、必手持竹盾、長可覆身、外作覆瓦形、而包以紙用漆髮之內裹以鐵、兩軍相遇、人持盾蹲臥地上、俟鎗聲乍歇、即棄盾滾進、從腰間取出藥罐、狀如鼠子、以藥引作尾、燃擲敵軍、使烟燄蔽目、然後進而斫之、法軍自恃鎗炮精利、每不及防、故屢爲所敗也。現黑旗退回新地、法人遂遷死者、於白蘭而築砲臺一座、派兵二百駐守、而戰傷者同河內。法提督即發電音、回國告急、請調兵六千赴日到越、以防爲黑旗所窺云。

○法人發難

西字報云、法人因屢敗於黑旗、心中不勝憤、遂欲向中國洩忿、倡言於衆謂、黑旗之所恃以無恐者、實因粵督暗中助以兵勇、給以軍火、使與法人爲難也。嗣後若再助黑旗、則將移師以攻粵東、先絕黑旗之援、然後再圖越南矣。按法人此言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其以此厚誣中國者、蓋以勢非黑旗之敵、深恐見笑於各國。故舍強而陵弱耳。此猶是轉攻順化之故智也。中國亦何必隱忍而不與較哉。

○海防郵音

海防信息云、法國蘇安運兵船、載有火食軍器並電線師、行抵海防、將至河內、安置電線、以達於海防焉。又前經法人獲有華人一名越人四名、訊悉肆爲不法、遂按律處決、以昭炯戒。據傳、此華人因拐婦女出境、附搭南運輪船欲回港、爲法人拘究者。是處華商以法官辦理殊不公允、盡皆罷市、甚形鼓噪焉。

○法國郵音

前錄法廷簡派弼達那大臣、充當駐中公使。茲得其實。蓋因公使嘉理固自

以筋力就衰、難勝重任、特請解職回國、以優游泉石、頤養性天。法廷俯如所請。故特簡大臣以承其乏也。信息又云、法廷聞美國供給軍火與中國、以接濟黑旗。心甚不平、特發電音、馳問美國公使是何意見、而美公使並不回答云。

○法臣辭職

西字報云、法國水師大臣渣路士、現因年紀老邁、筋力衰弱、欲辭職退隱山林。說者謂、此大臣欲許東部電線公司安置電線於東京、致爲議院所駁、遂與衆不協、而耿耿於心、故決意歸隱焉。

○公使撤任續聞

太唔士新報云、據探訪人由法國巴黎士遞到信息、據稱、法廷現着駐中公使寶理回國者、蓋以其與中國所立之條款、有不便於法廷、故特調回而告以所立之條款斷難遵照辦理也。緣今日之所謂黑旗、實中國之練兵也。既與法人爲難、是不啻中國有意播弄、又安能釋嫌修好乎。審是則法人欲挑釁於中國、已有成竹在胸矣。中國可不先爲之備歟。

(一八八三·九·一八、光緒十·八·一八)

○法國電音

西貢接到初三日法國都城發往電音言、法廷接有越南告急之耗、即發交大臣會議、咸勸法廷速遣救兵、馳赴越南焉。又接有初五日電音言、法廷已選撥精兵二千、各携鎗械糧食、尅日下船、前赴越南矣。惟一船不能盡載、須分三船、陸續啟程。又接初八日電音言、法國廷臣以法距越南遠涉重瀛、所撥軍兵、究屬緩不濟急、擬從亞非利加洲駐防之兵、籌撥數旗、星夜馳至越南、以免致失事機貽國大恥焉。審是法人於越南、洵屬勢成騎虎也。然屢敗之餘、各軍心胆俱裂、雖初來者銳氣必盛、然黑旗以逸待勞、法人究何能獨操勝算哉。又海防總督夏文接有法國遞與電音言、順化一役、似此調度頗合機宜、法廷嘉乃勞績、特加寵賚、授汝以總統軍務之職。其總

兵波滑則駐劄順化、暫充軍務大臣。嗣議院將和議書押後、即當選派公使、前赴越南。現有禮物贈與越王、經遣有輪船載至。所有越國政事、仍着二大臣、悉心籌畫、協力代辦焉。按此電音並無發到時日。或在新約初立之時、夏文達發電音、回國報捷、尙不料有後此敗亡之事也。法人誇勝而諱敗。觀此不益信哉。電音又云、法國前王之裔申勃、因病身故、業經喪事告竣。惟申勃各子、以繼嗣未定、互相爭競、各立黨羽、幾同冰炭。識者謂、變起家庭殊費調停也。

○津門郵報

天津遞到西字郵筒云、中朝前在德國定造之鎮遠鐵艦久已竣工。嗣因法人攻奪越南、而慮中國出與之爭、若鐵艦回華、是不啻添一海疆勁敵也、特佈謠言、欲沿途阻截。德國亦恐有犯局外偏袒之例、禁止船廠勿得啟程。故迄今仍未獲駛船回華也。茲聞、中國當道以海防需用孔亟、特選水師人役四百名、乘輪船赴滬、以便出洋、駕此鐵艦而回、倘中途遇有法船阻截、即與開仗焉。此說若確、則中國此舉亦足差強人意也。信息又云、彭雪琴大司馬、現已行抵天津、並不敢少爲遲延、當即北上以入覲而到任也。馬眉叔觀察、現奉李伯相札諭、着總辦大沽船政焉。

○法人禁辦軍火

美國金山新報謂、法人現因中國向美國購辦軍火、心殊不悅、特發文書移咨美廷、請禁止各廠勿爲中國製造軍火、而美廷則置諸不足恤也。蓋以理論、若中國以軍火接濟黑旗、法人果獲確據、祇可向中國理論、而不應向美國曉諭也。以爲情而論、則中美素敦和好誼屬友邦、又可與之代造軍火、法人固不能頓涉嫌疑、致生猜忌也。今乃置情理於不計、徒歸咎於美廷、而欲絕各廠之利源、毋乃自恃其強、意存挾制乎。宜美廷不爲覆答也。金山新報所論如是、亟爲譯錄、俾供衆覽。

○法人有意挑釁

西貢遞到法字信息云、法國水師提督科烈、現因越王與立新約、而黑旗竟

據守三宜等處、與之作梗、屢敗法軍、情殊憤激、據立約之時、我法國亦經言及越南向爲中國藩服、乃越王竟不肯認向屬中國、是法越之事已與中國無干也。乃中國竟遣人往來探聽消息、並助黑旗以抗我軍。據此情事、我法國又安能不與中國失睦哉。嗣後遇中國船艘載有華官、携帶文書、交通越王者、即着各戰船開炮截擊、勿使得入越境焉。科烈既倡此議、即備諭各船、着留心巡邏、以阻截中國船艘云。

○越使未竣

前錄越南使臣因法人進攻順化、心殊焦急、又不獲面晤李伯相、稟訴一切、以致鬱抑成病、齊恨以歿一事。乃從西字報譯出。茲接天津來信、欣悉越南使臣、實非病歿、祇以憂心故爾、萬分焦灼、故飲食不調、疾病滋生耳。現經隨員力爲醫治、時復勸以爲國惜身、徐圖報稱、使臣已勉進飲食、病勢稍痊矣。中朝以其久留在津、亦復於事勢無所裨益、擬着其回國。惟未悉何時啟程耳。

○法人不睦

英都倫敦遞到郵封筒言、探聞、法國官民因越南之役、兵敗餉匱、議論紛如、有謂中國實助黑旗以致大功、不能遽集、是中國已與法不復敦和好也、宜悉索敵賦、以與中國從事於疆場、庶足以洩忿恨而示威武。有謂越南本中國藩服、今無故肆其憑陵、中國仍未遽以興戎相見、是中國不欲失睦於我法國也、犯順不祥、陵弱不義、正宜乘此越立新約時、亟與中國捐怨修好。由是各執一說、互相辨論。惟主用兵、則十居七八。故法廷尙難決其從違也。

（一八八三・九・一九、光緒九・八・一九）

○論法人擬攻粵東

粵東外□洋海、毘連越南、論海防者、固以爲東南第一要區也。法人謀攻東京時、即宣言於衆謂、中國若干預越南之事、法必調遣兵船、攻粵垣以

爲久持之計。蓋以粵垣水陸通津，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也。然自有識者觀之，此不過法人欲求得遲於越南，而慮中朝從中阻撓，故爲是先聲奪人以行此惘疑虛囑之騰智耳。非敢與中國挑戰也。且今日之粵垣，猶是昔日之粵垣，究爲今日之粵垣，非同昔日之粵垣，似未易以二二三兵船，迷可通以漢奸，轟以鉅炮，而唾手可得也。而法人敢出此言，竟若不憚中國開之，赫然震怒，爰整師旅，作先發制人之舉，徑赴越南，馳檄黑旗，或攻其前，或襲其後，以致腹背受敵，輿尸以歸。何哉則以中國素稱積弱，凡有舉動務爲持重，每致遲疑不決，坐失事機也。然則法人之料中國，亦可謂瞭然如觀掌中螺紋，而無或遁情矣。然其言之不已，如昨報所述。抑又何無顧忌若此也。夫黑旗自守其地，以逸待勞，恒處於必勝之勢，且皆百戰餘生，勇敢善戰，夫人莫不知之。當去年法人議攻東京，即有爲言及，謂中國如不欲保全越南則已耳，倘欲保越南以固邊陲，則黑旗之衆，正大可用也。蓋以毒攻毒之法，固無有善於用黑旗以敵法軍者矣。今果黑旗仗義而起，力戰其地，屢敗法人，則知法人以欺敵致敗，黑旗以能守獲勝。黑旗一日能守其地，即越南一日不亡其國，而法人一日不得逞志於亞洲也。然則法人屢遭挫敗，而尚不縮甲以退，且謂粵中官憲暗助黑旗，若再與通消息，必將移師以攻粵垣，何法人之不自量其力。乃爾哉則將應之曰，此即舍黑旗而攻順化之故智也，戰黑旗難，攻順化易，既得順化，不患黑旗不服，猶之既得粵垣，則中朝必震驚，而與議和。由是以黑旗委諸中朝而合力以登之，黑旗雖勇悍懾於天威，必不濟矣。是不獨黑旗之仇可復，屢敗之恥可雪，而越南一國亦可舉而昇之，爲所欲爲也。故於屢敗之餘，而出此倔強之言，以行其挾制之計也。然則前之言攻粵垣者，乃欲止中國救越之師。今之言攻粵垣者，則欲寒黑旗力戰之心，而思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也。中國處此，當早自爲計矣。法人不勝黑旗，固將遷怒及於中國，法人即勝黑旗，亦將舉以取償於中國，粵東一隅，爲其在所必爭。蓋爭粵東即以爭雲南也，雲南山徑叢雜，野番錯處，輪船有所難到，須藉中朝恩威，乃能

使之帖服，而粵東則不然，炮船直闖虎門，則可以順流而抵省垣。船中架炮，任意轟擊，勝負克操，即致各省震動而議和議款，將必盈歷聚訟莫知適從，苟得和議早成，自能以通商爲詞，請在慎省開設口岸。中朝憚於用兵，自必委曲俯從。是攻粵東，不啻攻雲南也。即奪粵東，不啻奪雲南也。兵法貫於攻取，此其務也。法人其謀之素而計之稔矣。然而勝不可狃，武不可究，中朝豈慮念邊陲，想必早能見及於此，而有備以禦法人矣。爲法人計，又何如修好息師之爲利較薄也哉。

○電音

倫敦十五日發來電音云，西班牙國希魯斯地方，現有土人揭竿爲亂，以與官軍爲難，而各處聞風響應甚形猖獗。西廷調兵馳往剿辦，苦不得手，由希魯斯以迄高士尼亞，均爲亂黨所據恣肆擄掠，居民不勝騷擾，紛紛挈眷逃避遠方。西廷固無法速爲戡定，使地方悉歸安謐也。電音又言，中國駐法欽使曾龔侯，因越南之事，奉到總理衙門文書，進謁法廷，妥商一切，經有頭緒矣。昨據法國外務大臣告其同僚曰，兩國之意，現均欲言歸于好，免動干戈，果能秉公持平，以相辦理，則太平之局，或可永保也。

○事屬傳聞

現傳中朝在德國定造之鎮遠鐵艦，駛至新嘉坡，猝遇法國砲船阻截。鎮遠鐵艦見法船共有三艘聯檣而進，即欲遠避，無奈，法船追迫甚亟，且發砲以擊中鎮遠船尾，鎮遠船主乃命還砲相拒，轟然一聲，法船一艘，立成顛粉，兵役紛紛赴水逃生，幸得別船相救，不致盡葬江魚腹中云。或謂，已有電音來港報警。惟現查未獲有明文，或謂出自商人所傳。姑照錄之，其確否則未敢臆斷也。

○金陵郵音

金陵遞到信息云，初三日爲左侯相之夫人設晚良辰，文武員弁皆赴轅祝壽，侯相殷有筵席，與衆饗會，每於酒酣耳熱之際，言及時事輒覺憂形於色，謂，法人如此憑陵，正臣子肝腦塗地之秋，雖有旨酒嘉肴殊難下咽，文武

唯唯莫敢多言。侯相又言須竭力籌辦兵備，以俟朝命焉。故連日署中似甚關熱實則憂忿交祭，咸欲與法人決一死戰也。

○海防近聞

十五日海防遞到西字信息謂，法人自敗績之後，在於白蘭處，築有炮臺，留兵駐守。惟兵僅二百名，未免力太單薄。聞現爲黑旗所乘，法兵不能支持，祇得棄砲臺而走。黑旗因乘勢進攻河內，鼓其銳氣，將沿海各險要奪回，直逼河內城，而軍惟見旌旗蔽日，火炮轟天，計有一萬數千之衆。又有越兵五六千，由北率馳至，與黑旗相爲犄角，法人見此情形，心殊恐怖，急撥精兵，出城在於小紅河建築砲臺，以資守禦，而防黑旗侵入。法兵晝夜巡哨，不敢少懈。說者謂，黑旗敗李威利時，僅有兵三千，尙如此勁敵，況今添至萬餘兵乎。河內既被攻，則其勢甚危有可想見。已據傳，提督科烈於十五日，已乘阿律地兵船，前往西貢，際此兵臨城下，而飄然遠去，多不解其何故。有謂提督因與總督夏文意見不合，互相爭論，遂負氣往西貢。蓋因夏文由順化同時，以提督不乘機往攻新地，使黑旗愈猝不能爲備也。科烈聞夏文言，遂於八月一日率兵進攻新地，相持三日，竟爲黑旗所敗。科烈見所統帶之兵多所傷殘，知難敵黑旗之衆，復與夏文相商，欲告急於法廷，請速遣軍兵一萬二千人，前來援助，夏文殊不謂然，輒發電音回國謂，越事業已大定，可無庸再遣軍兵前來。科烈恐法廷果不遣兵，則將徒勞無功，而事有難知。故先爲引去也。噫行軍之際，文武不和，何能卻敵而立功也哉。此言若確，宜爲黑旗覆敗矣。信息又云，海防附近各定處，邇來海賊縱橫，甚形猖獗。法員聞警，率兵往捕，爲賊所敗，擄去法員及兵士三名，中有一兵乃馬撻人，賊皆斬於海濱，傳首示衆。據傳，賊之殺法員者，蓋因其前將華人一名及越南四名，斬首市曹，故今擄得亦殺之，以復此仇也。法人聞之，不勝憤怒，急遣兵一隊，馳往剿辦。惟數日仍未見旋返。想海賊出沒靡常，難與相遇也。信息又云，法國駐河內之兵，因提督科烈不在無人統帶，咸以軍中不可一日無主暫以副將卑律與副

將巴定士，分統其兵焉。

〔一八八三・九・二〇、光緒九・八・二〇〕

○電音

十七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中朝欽使曾襲侯，昨借法國駐倫敦公使，取道前往和路嘉地方，擬與英國赫蘭威路大臣，商議越南之事，俾得從中調停，以歸於妥協，而免失和好焉。

○敵愾同心

西報謂，昨閱上海報稱，是處華人因越南之事，街談口議，所傳不一。前日又喧傳，法國和路遠炮船，在越南爲黑旗所敗，兵役死傷殆盡。其得倖免者，僅二十餘人。總兵官恐爲人所誦笑，每日將無數兵衣備人，在海濱潑灑，以掩耳目，而飾聽聞一時，互相傳說，鼓掌稱快，此雖有不實不盡，然亦可見華人敵愾之心，普天相同矣。

○越南近耗

茲接到十五日海防西字信息云，法兵前往海東炮臺，搜出鉛錢甚夥。現經委有員弁，督率人夫，運回海防矣。當在途中時，突遇越南人擁擠至前，欲圖截搶。計越人約有五百之多。惟軍火不甚精利，故法兵得以竭力相拒，將其人擊退，急運錢至海防，且報賊警謂，不及時剿滅，必貽後患。法官乃撥兵差五十名，舵工四名，稅關巡差一名，馬撻兵一名，携械馳往其地，欲爲雷轟掃之舉，以收雲淨霧廓之效。詎越人見兵差至，即然炮相攻，兵差猝出不意，亦放鎗與之鏖戰。蓋據運錢員弁報稱，越人甚少火炮，故未爲備，而不虞其忽得此也。相持良久，越人勇氣愈加，無不一以當十，兵差漸不能支，炮聲響處，馬撻兵及統帶員弁，已爲彈傷仆於地，越人大呼。搶前奪之同聲，當衆斬首訖。又復鎗炮齊施，兵差見已失利，心胆俱落，急棄鎗械退走，越人亦不復追逐。十三日下午，敗兵奔回海防，報知其事。法官不勝震怒。十四朝復命水師兵六十名，借所募新兵四十名，分

乘兩船、用小輪船、由海防拖往、另撥嘉理邊炮船、沿途護衛、以期得越人而甘心。其會否開仗、及勝負若何、無從驟悉。惟十五日此等兵、尚未回海防、想即遇越人、亦有一番血戰也。河內現在情形、甚為危急。自初三日敗績之後、法人心破胆裂、不復敢言出戰、惟修築砲臺、以期堅守河內而已。又昨錄法國水師提督科烈、因與總督夏文不協、徑回西貢一事。茲查、其實乃將軍波滑非科烈也。聞波滑已決意辭職、不復再談軍事矣。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非歟。

〔一八八三·九·二四、光緒九·八·二四〕

○法國電音

初十日法國巴黎士都城電音言、中朝駐劄英法二國欽使曾襲侯、現與法國商議越南之事、中朝之意、不欲遽失和誼、倘能持平辦理、則可化干戈為玉帛。惟法必欲居保護東京之名、則當以紅河為界、庶鴻溝分畫、蝸角無爭、而太平之局、可以永守也。電音又言、中朝現有文書移咨法廷、請暫緩發軍兵往越、俾戎氛少靖、得以從長商酌也。觀此兩電音、是中朝未嘗不欲委曲讓和、冀免殘民以逞也、獨未悉法人之意若何耳。十八日英都倫敦電音言、中朝會欽使、因越南之事、偕同法國大臣屈定頓、往和路嘉地方、擬與赫蘭威路大臣、妥為商辦。茲同回法都矣。電文簡畧、所傳祇此、至於其詳則不可得聞也。電音又言、法廷因外務大臣告假辭任、越南之事、須得軍臣為之辦理、方有實成、特用大臣花理、暫攝外務之篆、俾得有權以與中朝欽使往返妥商。現聞彼此俱能和衷共濟、所議已有頭緒、或不致有決裂之虞也。十九日電音言、法國有新開館、因法軍在越屢為黑旗所敗、而提督波滑、又與總督夏文不協、以致棄職回國、遂不見聞所及、抒為議論、際此軍務旁午之時、軍中不可無人以為統帥、法廷宜特簡大員一人、素著名望者、迅赴越南、總督軍務、庶幾任專闕之寄、得以便宜從事、克集厥勳焉。法廷得見此論、深愜於懷、遂馳檄與水師提督科烈、着

充東京水陸都督、以統轄全軍、相機行事焉。蓋西國最重新聞紙、為其能持清議而通民隱也。故彼之所言而此之是行、如針芥之相投焉。電音又言、法廷聞越事孔亟、接有告急文書、即撥軍千名、尅日就道、以赴越南、俾資援助矣。觀此則前電所傳中朝請法廷暫緩發兵一說、其事又成畫餅也。總之、兵戎既啟、則足智多謀者、恒不為人所給而勝負莫克操、膺國家之奇者、所宜念及也。又電音言、忌羅沙處、昨有土人揭竿倡亂。現經官軍極力彈壓、衆番解散、地方安堵如故矣。

○法軍近耗

現有人從海防回港、據傳、十六日法人又整兵馬、往攻黑旗、彼此交綏、士殊死戰、皆有不獲勝仗、弗肯收隊之意。詎鎗炮齊施、既閱多時、藥彈匱乏、遂以短兵接戰、法軍馬隊、冲出勢如潮湧、黑旗即張左右翼、俟馬隊深入陣中、而以飛石擊其人、以短棍仆其馬、法軍猝出不意、易進難退、自相蹂躪、黑旗合而登之。計此役法軍三百人、其得回營者、蓋為數無多云。此得之傳聞、其詳且確否、俟探悉再報。

○法越和約續聞

西貢堅地邊丹法字新報謂、西歷八月二十五日、在順化所立之和約、共二十七款。茲得其稿、再為刊報。第一款云、越南既認法國為保護主、嗣後歐洲來往文憑事件、悉聽法人司理。凡與中國及外邦往來相交、越廷不得專擅、必須移咨法國、為之察奪。第二款云、越南應將邊丹一省、割與法人管轄。第三款云、附近崇基拿地角之騰山、法國永遠派兵駐守。其靈安及順化河口各炮台、曰海丹、曰地蘭海、曰大塘、曰地蘭梁、曰合銀、曰羅度、曰寥梅。現經兵燹多所毀壞、將來修復、所有費用、均歸法國支理。第四款云、自立約後、越廷應將駐紮東京之兵、即行撤回、以共守太平之局。第五款云、越廷於立約後、即須傳諭東京官員、各回本任、照舊供職、若有遺缺、越廷可揀員補充、勿使要缺久懸。惟所揀之員、雖孚衆望、且須由法人察奪批准、乃能補授。第六款云、自邊丹省北境以至東京、所有

地方文武官員、不須聽法人所管束。惟遇事關稅廠及與法國相涉者、仍當

與法官會商辦理。第七款云、越廷所許各地口岸、俱准西國通商。其建安

租倫新地三處、未經越廷所許、亦須開設口岸、使利益得以均沾如此、後

查有可以開設口岸、有益於法越二國者、仍須次第商辦、且須畫定租界、

俾法人得以安居樂業、免生事端、至保護法人之處、俟法國駐順化公使、

妥為裁決。第八款云、華尼刺及巴達蘭暨波羅施沙三處地角、須擇一處、

建設燈塔、俟法國官員及司理機器人議定章程、然後建造、俾便船隻往來。

第九款云、越廷須遵此次所立和約修葺、由河內以往西貢之路、俾便於車

馬往來、費用則由越南公項支給、至各橋梁、則由法國委機器司修葺。第

十款云、現擬建設電線、由河內遞至西貢、工役由法人委用、收得信資、

擬將一分交與越廷、以便沿途設電線局。第十一款云、法廷於簡派公使駐

越外、另委一大臣駐順化都城、以保護辦事各人員。此大臣並不涉理政事、

而仍歸法國駐全權公使管轄。蓋公使之權、可辦理越南與外國交涉之事、

亦可以其權委駐順化大臣代理也。此大臣可隨時往見越王、以期情誼相通、

無少隔閡、越王不得托故相拒不見。第十二款云、法人在河內海防二城、

各設官一員辦理事務。又在近海各郡縣設官、而於各省中、擇一城池最大

者、設大員一人、以辦理法越交涉之事、俾管轄各郡縣之官及隨時察看情

形、添設各官。第十三款云、駐劄各處法官、若果事務紛繁、一人不能獨

理、可隨時請員往資贊助、至護衛之處、則以妥協為要、無論法越兵、俱

可設為護衛焉。此稿未完。

○法人多疑

倫敦訛拿報謂、現聞、法國駐中公使、入告中朝。其略謂、凡中國人之在

越南東京者、如有私藏軍器、經法人搜出、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請

為偏論華人、切勿携械赴越、致無知之輩、悞觸法網焉。中朝答以越南之

事、中國並未命人持械往助、至在東京之海賊、法人可以自為辦理、固無

煩中國與聞也。按法人此問、殆疑中國暗助黑旗歟、不然何為難恕於懷而

認認以請也。

（一八八三・九・二五、光緒九・八・二五）

○越南近耗

西貢信息謂、是處法官、接有法國駐越總督文書、着將駐防西貢之水師兵

第二十八二十九兩旗及招募之士兵一旗、乘西貢輪船、迅赴東京、以資接

助。信息又謂、月之十三日、有七人手持香鑪修葺溝渠、天忽大雨、勢若

傾盆、溝澮皆盈、七人逃避、不及盡被淹斃、及雨晴後、衆始往拾其屍焉。

信息又云、東京地方、現多海賊、甚形猖獗、法人極力巡緝、每日捕到數

名、立即以軍法從事、法國駐東京總督、又出有示諭謂、自法越立約以後、

如再有執軍器以拒法人者、即作盜賊審辦、不復少貸焉。

（一八八三・九・二六、光緒九・八・二六）

○徒勞跋涉

西字報云、法軍在越南、初擬進攻黑旗時、各新聞紙館、均着人往東京、

以坐探消息、俾得實在情形、刊報速遞。詎法人屢為黑旗所敗、軍氣不揚、

深恐傳之四方、以為談柄、即禁止探訪人不得隨軍探聽。此自法人行之、

以為軍機、理當嚴密、而實則萬國公法固無是也。故紐約太晤士報館、亦

遣阿富汗處訪事人、附航至越、及抵東京、遂為法人所阻、訪事人情與索

然、而事無可奈。又不欲虛此跋涉、乃擬中越南土司之境、沿途遊覽、以

繞緬甸界、而取道以回阿富汗焉。

○法越和約續錄

第十四款云、法國派至越南之官、不得干涉越國政事、越官亦當恪慎供職、

如越人陵犯法人及事有關係者、則仍歸法官辦理焉。第十五款云、凡法國

人員在公務署或驛務署及電線庫務稅關任事者、有事欲商諸越官、須先稟

明法官、乃可往會。第十六款云、歐洲各國與越南通商來往等事、及外人

欲法官保護者，概歸法國官員，秉公辦理。第十七款云，法國駐越各城官弁，均有權以管轄各差役，若城中戶口日增，越官之權日大，可請法官相助爲理。第十八款云，各處法官均可會同關部，以司理稅務。第十九款云，各處所設之稅廠，此後盡屬法人管理。其近海及界邊等處，若須設稅廠，仍當隨時體察情形舉辦所收稅餉，東京武員，籌辦事務，不得取用。第二十款云，東京及各通商口岸，法國之民可以任意購置產業，越人不得藉詞指阻，並禁止商民往來，游歷所到之處，聽其擇地暫駐，行旆各國人民，可以請法國保護，或久或暫，各隨其便。第二十一款云，凡人民欲入越南內地遊行，可由法官就近領取文憑，以便呈驗。第二十二款云，法人可在紅河沿岸，設署撥兵駐守，又可在各處，建造炮臺，以防意外。第二十三款云，法國此後恪守義理，以保護越南，免受外邦之欺凌，而靖國內之變亂，所有寇盜悉歸法人驅除，使貿易無意外之虞，越王仍照舊管理國內事務，惟和約內所定之限制，不得有違。第二十四款云，若越南王欲任用教師機器師及各等人員，法可照所請給與。第二十五款云，自立此約，無論何等人民，凡在越南者，即爲法國保護之人。第二十六款云，越南應償法國款項以割交邊丹省，作爲清款。第二十七款云，越南東京各關稅及電線等項，將來所入既多，再行商擬，應撥若干歸越廷，至運到之墨西哥銀圓，擬作貿易通用，與越南銀錢互換，俾得流行。凡此條約俟呈法國總統及越王閱覽，彼此畫押，交執爲據，以昭信守，法國與越南，當派全權大臣，在順化，將和約詳細參訂，而兩國大臣又要同心協力，酌定通商條款，俾有益於兩國，至於開闢峇里及山林所出，田園所產，仍須悉心籌畫焉。法字報所述，如此。姑照譯錄以符日報體裁。

〔一八八三·九·二七、光緒九·八·二七〕

◎論官民皆宜知和約

粵垣焚燒埔頭洋行一事，論者皆咎，蚩蚩之民不知和約，故激成此變，然

平心思之，非獨民不知和約之咎，抑亦官不知所致也。亦非官不知和約所致，實由官於辦理中外交涉之事，先不能據和約而秉公以處也。夫和約爲兩國所定，載在盟府，頒示遠邇，官苟留心時務，官於西商萃聚之區，豈有不知和約者。惟先存一保全功名之心，遇事遷就以期暫時相安，則每不惜抑己民以順西人，而人得窺其隱習慣，遂成自然，稍有不愜動，輒訴諸領事，詳諸公使，向總理衙門理論。總理衙門又復不論曲直，實成督撫、核地方官，速爲妥辦，即處置得宜，而督撫心中早不勝其愠怒，以爲既不能先事預防，又不能臨時排解，以致上聞於總理衙門，殊費調停，小則暫摘頂戴，大則立予參革，務欲屬吏知其意旨之所在，而不必直道以行此，其大較也。故爲之民者，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咸以受欺於西人，而無所控告。由是積怨成忿，積忿成仇，明知滋生釁端，必于不便難免一死，而亦氣不可壓，攘臂以呼，糾衆而與西人爲難也。然則禍機之伏由來者，漸欲有以消之於無形，弭之於已著，豈有他道哉。毋亦使地方官得照和約以辦事，以平民之隱憾，而又使民皆知和約之不容，或淪莫不家喻戶曉，重於犯法而已矣。竊以爲宜將各國和約刊成，告示之式，懸諸國門，榜諸通衢，俾民得以觸於目，而警於心，查有風雨摧毀，即再補給，而又多刊發交各局，若傳地保分送各街甲長，必徧必均，俾張掛鄉約，令衆週知，其或猝遇中西交涉有所爭競，則地保甲長再爲宣讀，如師之詔弟，父之誡子，如是則國家懷柔之道，中外交際之誼，昭然共著，即有愚魯之輩，冥頑之徒，目不識丁，而入耳怵心，具有天良，何至蠢然思動乎。且和約既已週知，即法律亦可漸曉。凡所謂殺人償命者，中西辦法，厥有不同，民於目染，耳濡之下，自必以爲官府斷不徧袒，將與西官會訊，按律究辦矣。是和約一明，而地方官辦理洋務，可無掣肘之虞，愚百姓接待洋人，可去猜嫌之念，所謂一勞而永逸者此也。抑又聞之存心恕者，作事乃順。作事順者，爲道可久。西人之來中土以求利也，欲利於己，必害於人，其勢相對，待其機若循環。則和約條款，不獨中國之人，在所宜知，即西人亦當遵守

勿失、恒以想道存心、庶幾畛域之見不萌、而欺陵之迹悉泯。由是、相接以禮、相待以誠、情日浹洽、縱有爭端、亦可相諒而不致終於決裂矣。凡此皆道當各盡以守太平之局、而享無事之福者也。質諸高明、其以此言爲河漢否歟。

○電音

二十四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法國之人、聞其軍在越南者屢爲黑旗所敗、而中國又紛紛辦邊防、大有袒助黑旗、力爭越南之意、情殊憤激、各新聞紙館、因內窺輿情、外測軍務、發爲議論、法廷宜乘此時、挑選精兵、馳赴越南、用救厥功、否則坐失戎機、後悔難追也。據此電音所言、則法國之新聞紙館、亦可共謀國是也。而法廷不罪爲選事。豈非以偏聽、則昏公聽則明耶。

○天津郵音

十五日天津遞來信息云、天津人民、現因開粵人焚燒洋行事、甚爲鼓噪。蓋督憲張制軍、以越南之禍孔亟、又遭此變、深慮海防未獲嚴密、特發電音、至津請李伯相、調兵三千名、馳赴東粵、以資守禦、而李伯相於越南與法所立新約、又復大不滿意、以爲中法難免決裂。故津人咸有敵愾之思、用奮同仇之氣也。信息又云、李伯相於四月前、在某局定造立大炮一百門、俾備營中需用。惟歷時既久、尙未蒞事、伯相盼望、維深欲其早日運到以分給各軍焉。十九日信息云、法國公使德理高、是日行抵天津、於下午三點鐘、偕隨員往拜會李伯相、以商議時事、至五點半鐘而後告辭而退。伯相與公使晤談時、馬眉叔觀察及李芬樓伍秩庸諸人、皆侍坐以傳言語。論者謂、觀此幕府多才、應令法國公使見之而心折也。聞馬眉叔觀察、現辭北洋水師事務、惟在督轅辦公、以參贊機密、獻替可否焉。

○法國陰謀

上海字林報謂、李伯相之奉命到滬、以經略三省也、法人聞之、殊深恐怖。蓋以伯相一日在滬、即法軍之攻越南者、一日不得恃其所長以濟其所欲也。

故其公使德理固、在東洋時、得聞此消息、即發電音、回國請別簡賢能、充作駐中公使、而已則謝病去職、俾得優游養望、而免債事之咎。法國外務大臣不允所請、立發電音、促其速赴上海、以探伯相之意、而沮伯相之行。故既抵上海、連晤伯相、貌爲剛愎、虛與委蛇、務期伯相墮其元中、而無復擬及南下。迨伯相回津、德理固公使即喜而不寐、連夜發電、奏知法廷謂、伯相已回、我法可操勝算、而越南在掌握中矣。法廷既接此報、宣示臣民、莫不喜形於色、額手稱慶。然理德固尙慮其謀之或洩而事將中變也、又宣言於衆謂、老病交侵、難膺鉅鉅、不敢戀棧以悞國家、特請法廷准其卸事回國、另派大臣爲全權公使、來華辦理越事。法廷知其謀、遂如針芥之投聲稱、簡派大臣巴旬那達、充作公使、而仍着德理固、勿遽回國、俾新公使到得資襄助焉。凡此皆法人之陰謀也、西國之人、莫不知之、而竊歎德理固公使之智云。西報所述如是。姑譯錄以供衆覽。

（一八八三・九・二八、光緒九・八・二八）

○論紅河爲法所必爭

法人欲濬紅河以通路於滇黔、蓄謀已久、三年前有四士知其意者。特著爲論說、刊於日報中、以冀中國得覽、瞿然而思、蹶然而起、怵他人之我、先圖及時之功、效無如中國。即日報爲謬談笑至計爲多事。故法人蹈瑕乘間攪擾越南、以有今日之事。彼不知涉遠攻人、勞師糜餉、即全有越南、亦將得不償失哉。要以紅河四通八達、實爲懸壘之孔道。幸得據而有之、於以經營亞洲、其爲利有甚溥也。昨閱電音有謂、中朝欽使已與法人妥商越事、將以紅河爲界、各守土宇、愛息兵爭。此言若確、是紅河將如天塹之限南北、而法與越皆將設兵駐守、以期彼疆此界勿得爭奪也。人謂、此議克成、中法言歸于好、而越南得以相安於無事。今而後幸何如也。愚謂、此議即成、亦難久恃、中國終爲法人所殆、越南終爲法人所併。此後之憂、正未有艾也。何也、法人不得據有紅河、究未能償其願而逞其志也。然而

所議和約，必以此爲首者，非彼此均有深意於其中，而聊欲解一時之紛，求一夕之安哉。戰國之士言，六國之以地奉秦也，曰如委肉於餒虎，曰臣之論與匈奴和親也。曰如牽騾子今之割地與人，而曰以某地爲界，何以異是。夫有虎而餒，肉不盡則虎不去，有子而驕，產愈多則子愈忿，亞洲之爲肉者，固無盡矣。其爲產亦良饒矣。然而此既其旁者，感思得所藉手，則肉有時而盡，產有時而亡也。夫紅河僻處一隅，其得失存亡之數，似亦無關於大計。中國前時幾視同甌脫，今又何爲珍同拱壁，則即全界法人，或亦於表裏山河，可云無害，不知事機所伏，多在隱微，而爲人之所易忽。試思，滇省軍務，旁午之時，當道方以殄賊爲亟，而助我之法人，已藉端以探察其道路，則遠署之志，攫奪之謀，早有成竹在胸，而求一日獲以迎刃而解者。至於開浚紅河之利害，則西士又已言之鑿鑿，不啻大聲疾呼，而欲中國宜先收其利，勿爲法人所圖致受無窮之害，此以知事有必致，勢有固然，特局中人溺於俗務，鑄於積習，即或之亦以爲無當要理，置諸綏綏耳。然則越之紅河，不啻東道之逆旅，南方之奧宅，進可以兼併，退可以固守，通商固賴以轉輸，據險亦視爲扼塞者也。法人之欲經營亞洲，以奪印度之利權，較諸俄人開疆拓土，更爲切要。蓋與英比鄰，相爲雄長，而民俗之梟鷲，更出於歐洲各國之上，自爲普蹶，深知各國互相牽制，難發大難以奪前恥。故欲廣攬利權，冀積漸而成莫強之勢，然後究運會之所極，觀事變之所生，以鯨吞而虎噬。此所以數年來既用兵於阿非利加洲，以力服端尼士諸部落，又連涉而與中國爭此越南也。然則不得越南，法人固不肯中止，即得越南，法人亦不能遽止，非獨欲有此區區紅河而已也。雖剖符置質，安能保其長受約束哉。

(一八八三·九·二九、光緒九·八·二九)

○電音

二十六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英國於越南之事，已極力爲中法調處，俾

得兩得其平，於以釋怨捐嫌，言歸于好。惟法人自恃其強，欲濟其貪，多所固執，此事恐又成爲齟齬也。緣中朝授意會襲侯謂，法國荷厥兵悔禍，降心相從，則中國亦可委曲安商，擬以紅河作爲各國通商公共之地，彼此不得據爲己有，獨專其利，致啟爭端，河以內之東京各郡則歸法人管轄，中朝不復與聞，河以外所有諸鎮，仍歸越南，俾永作中朝藩服。會襲侯因此遂述其意於英國，俾與法人詳議。詎法人始終以越南會與立約，並未言明爲中朝屬國，今復續立新約，仍認法國爲保護主，則法國此時惟照約辦理而已，固無煩中朝越俎代庖也。英國知其有全得越南之心，難以口舌爭，遂謂此事殊費調停焉。噫，觀此電音所言，則本館昨論紅河爲法所必爭，並非無見矣。時事至此可勝慨哉。

○海防郵報

海防遞到郵筒云，法軍之在河內者，近惟堅守各砲台，以圖自固，而俟議和並不進攻黑旗矣。八月十五日越南河內總督已回署視事。十八日法人遣有兵役約千人，往前被黑旗所敗之處，收拾死綬之士屍骸，第見骨殖沒蓬蒿，肝腦塗原野，凄慘荒涼，較諸秦封骨於崎嶇，更覺傷心怵目，人見法兵昇屍回葬，遂紛紛傳說，法兵又被黑旗殺敗，蓋由此也。其實自初旬波滑將軍戰敗後，各已息兵未有開仗矣。查得，黑旗之軍，已於十三十四等日，陸續移營退回山西鎮十里上屯駐，越南黃經畧之軍，亦於十三日退回邊黃地方矣。現道路傳說，有兵約二千餘，是中國裝束者，在山西鎮左右建壘築營，衆隊扼塞以助黑旗聲勢。想是黑旗所召募之滇粵撤勇，以厚集其勢，而與法人相持者也。有客從保勝到海防言，於途中見有滇勇五六百名已到蓮花灘駐紮。聞隨後尚有千餘人到，俟既來齊，即渡灘取道以往山西鎮，謁見劉永福提督，求爲收錄以聽指揮焉。審是劉永福義聲遠播，凡有血氣之倫，莫不聞風響應，爭爲之用也。法人涉險與決勝負，欲多調軍兵，則道路迢遠，轉運不便，欲少調軍兵，則勢力單薄，衆寡懸殊，安能死於敗勦哉。此眞法人始料所不及也。據法人所言，則謂和約已成，從此

可以罷兵修好向沾利益、貿易一途、斷無意外之事。河內巡撫及潘桌二司之缺、越廷經已簡員補授、不日即借順化公使前來赴任矣。然閱者不無疑信參半。蓋觀於黑旗募兵、有加無已、是和議成否、必須俟中朝定奪、頗有餘旨、始昭信實也。此皆海防郵筒所言、以意測之、法兵自初三日之敗、已有電音、回國告急、請速發兵赴越救援、乃將閱一月、而法廷仍未聞有調軍之耗。豈非以屢挫之餘、其事殊費躊躇哉。觀乎此而法人之言和約有成、亦可恍然而喻於言表矣。

（一八八三・一〇・四、光緒九・九・初四）

◎論舉事宜去民疑心

自古君相能創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無他。使上下之情得以相通、如家人父子無或嫌疑而已矣。孔子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蓋已顯揭其要而為萬世告也。夫民各顧其私易惑難曉、苟非誠信相孚、安能令其從上所命、鼓舞播呼、趨事赴功、爭先恐後、邇來時事孔艱、外則鄰邦窺伺、內則奸民竊發、造謠生事、在在堪虞、草野雖懷忠君愛國之心、而名分相懸、尊卑異等、究未悉朝廷意旨所在。各省大使朝夕商辦時務、亦祇向大紳訪求賈僚屬辦理、而輿情之向背、衆志之渙散、大紳究不能盡知、僚屬究不敢直陳也。故每每辦一事、出一令、而愚民互相傳說有類耳食之談、並無目覩之確、其中選事之徒、又為捏造黑白、以冀行其煽惑之私、遂其求逞之志。如粵垣近日所傳、以為中法決裂、在旦暮間、幾於事成市虎、情等杯蛇、以致富室恐懼不測、紛紛挾資遷徙、一時金價頓因騰踊。此皆民不知官吏用意、見有防兵募勇、遂妄相臆度、而又加以訛言肆起、故遂驚疑不定也。然此猶暫時之搖動、久而寂然則亦相安、固於大局無妨也。惟事之成否實關天下之大勢、繫地方之安危、本屬於民有益無損、而亦因謠言致啟疑心、咸懷觀望、甚且逃匿。如左侯相議辦漁圍、法良意美、現已委員開局、事在必成。乃聞、各漁戶每當漁甲造冊填名時、率多此逃彼竄。蓋

其初見有示諭以為此事、既可自保身家、又有富貴可望、遂欣然告語、私相慶幸、繼聞謠言、謂練成隊伍、奉調往越南從事征戰。故羣疑頓起、深恐難安生業、且有鎗鋒死亡之慘、因而意沮氣喪、避匿不出。夫以左侯相勳高望重、民懷其德、敵畏其威、倘有此謠言。況勳望不如左侯相者乎。是雖於大局無妨、然造謠者則情殊可惡、罪不容誅矣。試思、此時各省戒嚴、水陸軍兵雲屯霧集、即與法人開仗、亦安用此區區之新練漁圍乎。況和局尚望可成、未必終出於戰也。然民心多疑、則已惶惑莫釋矣。竊以為奉札開局者、宜傳齊甲長、剴切曉諭、著其向各漁戶、明白開導、俾其豁然省悟、相為勸勉、踴躍以赴、早日有成、以無負左相侯之意。此則開局者之責也。蓋今日事勢難於籌辦者、不在於禍變之相尋、而在於游惰之日衆及奸宄之日滋其兇暴者、則流為盜賊、其狡黠者則習為詐偽、近則魚肉鄉愚、遠則輸情強敵、咸思變亂以獲所欲、加以直隸山東水災洊至、民不聊生、朝廷議餉議賑、殊憂顧此失彼、則此際全賴大使推心腹盡憫恤、凡有興作必徧諭百姓、俾得週知以先入而為之主、其要在於委任得人、平時既為物望所歸、臨事又能心力交盡、言出而民信之、行發而民諒之、莫不視其舉動恃以無恐。如是則雖有奸民播其謠言、肆其簧鼓、而民且惡其聒耳、將羣起而攻之矣。又何患奸宄煽惑於其間、而事有不舉哉。合衆志成城、收羣力以禦侮、此其成效之可操券以獲者也。願當道為留意焉。